

第六七五冊

經濟彙編

銓衡典

舉劾部

遷擢部

降黜部

休致部

(卷)

卷一七

卷一八

卷一九

卷二〇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目錄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古今圖書集成

卷一百一十五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銓衡典

第九十六卷目錄

舉劾部紀事一

銓衡典第九十六卷

舉劾部紀事一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晉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庸君其試之乃使卻縠將中軍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飯而弗食故使處原

國語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莫戮其車其誰安之宣子名而禮之曰吾聞事君者比而不黨夫周以舉義比也舉以其私黨也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吾言汝于君懼汝不能也舉而不能黨孰大焉事君而黨吾何以從政吾故以是觀汝勉之苟從是行也臨長晉國者非汝其誰皆告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漢書張釋之傳釋之與兄仲同居以貴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徒釋之補謁者

嚴延年傳延年爲侍御史是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憚

黃霸傳霸守丞相長史坐公卿大議庭中夏侯勝非議詔書大不敬霸阿從不舉劾皆下廷尉繫獄當死霸因從勝受尚書獄中再論冬積三歲乃出勝復爲諫大夫令左馮翊宋畸舉霸賢良勝又口薦霸於上上擢霸爲揚州刺史

蓋寬饒傳寬饒爲大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黜奉使稱意擢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爲清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適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酒過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聞多矣唯謹慎爲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久上適解匡衡傳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前相韋元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即位衡適與御史

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位知顯等專權勢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慚懼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報曰君以道德修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躬遵修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非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君何疑而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傳不云乎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君其察焉專精神近醫藥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衛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羣下多是王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

馮野王傳成帝立有司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爲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爲瑯琊太守

辛慶忌傳慶忌少以父任爲右校丞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卿實行正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裔臣風不宜久處慶忌之右

遇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太守復徵爲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官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策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俘獲遇者大異上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其後拜爲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

王尊傳尊擢爲司隸校尉尉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成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敕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餐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

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復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孫寶傳寶爲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陵澤略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爲大司馬驃騎將軍

翟方進傳方進爲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旣至甘泉宮會殿中慶與廷尉范滂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事以贖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決前我爲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臣謹以劾慶坐死官會北地浩商爲義渠長所捕亡長取其母與穀豬連繫都亭下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

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奏可司隸校尉涓勳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宜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諄逆順之理宜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爲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府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涓勳亦初拜爲司隸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方進陰察之勳私過光祿勳辛慶忌又出逢帝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須過迺就車於是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網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視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誦節失度邪譎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後丞相宜以一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動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以爲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

進所舉應科不得用逆詐廢正法貶勳爲昌陵令
何武傳武爲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
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
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
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
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適欲亂人治皆無
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

漢雜事谷永爲尚書薦薛宣竊見少府宣材茂行潔
達於從政有退食自公之節寡樹黨遊說之助臣恐
陛下忽於羔羊之詩捨功實之臣任虛華之譽是以
越職陳宣行能唯留神考察上然之遂以宣爲御史
大夫

後漢書鮑永傳建武十一年末爲司隸校尉帝叔父
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由是朝廷肅
然莫不戒慎東觀記曰時良從送中郎將來歛喪
還入夏城門中與五官將軍相逢道迫良怒召門候
岑尊叩頭馬前永劾奏良曰今月二十七日車駕臨
故中郎將來歛喪還車駕過須臾趙王良從後到與
右中郎將張邯相逢城門中道迫狹叱邯旋車又召
候岑尊詰責使前走數十步按良諸侯藩臣蒙恩入
侍知尊帝城門候吏六百石而肆意加怒令叩頭都
道奔走馬頭前無藩臣之禮大不敬也

朱浮傳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
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驗然後黜退帝時用明察不
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史舉之吏浮上疏曰陛下清明
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
無黨勢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

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
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
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
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劾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關三
府罪譴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而使者以從
事爲耳目是爲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羣下苛
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
以要時利故有罪者心不服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
可經盛衰貽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
自靜傳曰五年再閔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
載以成其化况人道故臣浮愚憊不勝惓惓願陛下
留心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陰興傳興疾病帝親臨問以政事及羣臣能不與頓
首曰臣愚不足以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謁者陰嵩
並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與後夜帝思其言遂擢廣爲
光祿勳嵩爲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以謹勅見幸顯
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

馬援傳援兄子嚴肅宗即位徵拜侍御史中丞其冬
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
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
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
陵陽臣伏見方今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
心爲國而司察偏阿取與自己同則舉爲尤異異則
中以刑法不即垂頭塞耳採取賄賂今益州刺史朱
酺揚州刺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
物故又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
故事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

防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
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爲常俗更共罔養以
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之意
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若不如
言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故火
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斂之爲政者寬以
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緩御有體災眚消矣書奏帝納
其言而免酺等官

韓稜傳稜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尚書以下議欲拜
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夫上交不詔下交不黷禮無
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尚書左丞王龍私
奏記上牛酒於憲稜舉奏龍論爲城旦

宋均傳均族子意爲司隸校尉永元初大將軍竇憲
兄弟貴盛步兵校尉鄧疊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
廉范等羣黨出入憲門負勢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
回避由是與竇氏有隙

樂恢傳恢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爲
尚書僕射是時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
善縱舍自由恢劾奏調阜并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
無所回避貴戚惡之

袁安傳竇憲弟衛尉篤執金吾最各專威權公於京
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施檄緣邊諸
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有才者漁陽屬門上谷三郡
各遣吏將送詣景第有司畏憚莫敢言者安乃劾景
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符符信而輒承景檄
當伏顯誅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
之義請免官案罪並寢不報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

親黨賈客於名都大郡皆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其餘州郡亦復望風從之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秩免官者四十餘人賈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亦未有以害之

左雄傳雄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食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末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客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

周榮傳榮孫景代劉寵爲司空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位景初視事與太尉楊秉舉奏諸奸猾自將軍收守以下免者五十餘人遂連及中常侍防東陽侯覽東武陽侯具瑗皆坐黜朝廷莫不稱之

蘇章傳章字孺文爲冀州刺史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賊遇請太守爲設酒有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日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肅

張綱傳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者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詔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放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

種暉傳暉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過暉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

李固傳固爲荊州刺史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穢穢賜等懼罪遂共重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急急冀遂令徙固爲太山太守

樂巴傳巴爲桂陽太守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

張陵傳陵官至尚書元嘉中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勅羽林虎賁冀劍跪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有詔以一歲俸贖而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爲河南尹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因謂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不疑有愧色

桓榮傳榮元孫彬拜尚書郎時中常侍曹節女壻馮方亦爲郎彬屬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事下尚書令劉猛猛雅善彬等不舉正其事節大怒劾奏猛以爲阿黨請收下詔獄在朝爲之寒心猛意氣自若旬日得出免官禁錮

朱穆傳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荒饑流移道路冀州盜賊尤多擢穆爲冀州刺史州人有宦者三人爲中常侍並以檄調穆穆疾之辭不相見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劫權貴或乃死獄中

第五倫傳倫曾孫種未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災害舉奏刺史二千石以下所刑免甚衆衆官奔走者數十人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

楊秉傳秉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競爲貪淫朝野嗟怨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勢而今枝葉實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食殘災

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收守以下匈奴中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威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請免官送歸

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環國

黃瓊傳梁冀既誅瓊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從死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

皇甫規傳規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規爲人多意算自以連在大位欲退身避第

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曼夷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途故激發我耳吾當爲朝廷愛才何能申此子計耶遂無所問

陳翔傳翔拜侍御史時正旦朝賀大將軍梁冀威儀不整翔奏冀侍貴不敬請收案罪時人奇之

張儉傳延熹八年山陽太守翟超請儉爲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所爲不軌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覽退絕章表並不得通由是結仇覽等

蔡邕傳熹平六年制書詰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

分別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惠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惠等所糾其效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網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管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

范滂傳滂爲大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很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姦暴深爲民害豈以汙簡札哉間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姦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受顯戮吏不能詰滂視時方艱知意不行因投劾去

蓋勳傳勳爲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勢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乘人之危非仁也乃諫鵠曰夫總食鷹爲欲其驚驚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爲梁使君謀不爲蘇正和也怨之如初

劉陶傳司徒陳耽以忠正稱光和五年詔公卿以謠

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時太尉許綰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其宦者子弟賓客雖食汙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紕邊遠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綰濟由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魏志武帝本紀光和末武帝拜騎都尉遷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長吏多阿附貴戚賊汚復籍於是奏免其八郡界肅然

賈逵傳逵爲豫州刺史時天下初復豫州郡多不攝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長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狀皆言嚴能鷹揚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靜寬仁有愷悌之德也今長吏慢法盜賊公行州知而不糾天下復何取正乎兵曹從事受前刺史假逵到官數月乃還考竟其二千石以下阿縱不如法者皆舉奏免之帝曰逵真刺史矣布告天下當以豫州爲法賜爵關內侯

劉劭傳劭遷散騎常侍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元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己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彌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以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諫諤

輓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劬承清閒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

三輔決錄游殿爲郡功曹有童子張既爲書佐殷察異之具設賓饌以子楚託之後魏王以既爲雍州時漢興郡闕王以問既既稱楚文武奇才遂以爲漢興太守

晉書何曾傳嘉平中曾爲司隸校尉撫軍校事尹模憑寵作威姦利盈積朝野畏憚莫敢言者曾奏劾之朝廷稱焉

山濤傳濤爲吏部尚書咸寧初轉太子少傅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陳情章表數十上久不攝職爲左丞白衷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可何必上下耶不得有所問

崔洪傳洪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卻詵代己爲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卻丞而還奏我是挽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爲國舉才我以才見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

傅元傳元爲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元位在卿下元悲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元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

庾純奏元不敬元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元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踈踈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憚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

傳咸傳咸爲司隸校尉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潤滑咸奏免河南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咸伏威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干非其分奏免咸官詔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行馬內有違法憲者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閭閻屠沽不絕如此之比中丞推責州坐即令所謂行馬內語施於禁防既云中丞督司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既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其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司隸以來更

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且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冀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從而勅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正己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得糾尚書臣之聞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耶皇太子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以糾無有此理此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耶臣識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於時莫謂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當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朝廷無以易之

劉喬傳喬遷御史中丞齊王冏腹心董艾勢傾朝廷百僚莫敢忤旨喬二句之中奏劾艾罪覺者六艾諷尚書石丞荀晞免喬官
劉隗傳隗遷丞相司直委以刑憲時建康尉收護軍士而爲府將纂取之隗奏免護軍將軍戴若思官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隗奏之帝下令曰詩稱殺禮多婚以會男女之無夫家正今日之謂也可一解禁止自今以後宜爲其防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隗又奏之廬江太守梁範明日當除父服今日請客奏伎丞相長史周凱等三十餘人同會隗奏曰夫嫡妻長子皆杖居廬故周景王有三年之喪既除而宴春秋猶譏况龔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肅喪紀之禮請免龔官削侯爵顏等知龔有喪吉會非禮宜各奪俸一月以肅其違從之丞相行參軍

宋挺本揚州刺史劉陶門人陶亡後挺娶陶愛妾以爲小妻建興中挺又割盜官布六百餘匹正刑棄市遇赦免既而奮武將軍阮抗請爲長史魏劾奏曰挺蔑其死主而奪其室悖在三之義傷人倫之序當投之四裔以禦魘魅請除挺名禁錮終身而奮武將軍太山太守阮抗請爲長史抗緯文經武劔符東藩當庸勳忠良昵近仁賢而褒求賊汚舉頑用罷請免抗官下獄理罪奏可而挺病死又奏符旨挺已喪亡不復追貶愚意聞未達斯義昔鄭人斲子家之棺漢明追討史遷經傳褒貶皆追書先世數百年間非徒區區釐釐當時亦將作法垂於來世當朝亡夕沒便無善惡也請曹如前追除挺名爲民錄妾還本顯證惡人班下遠近從之南中郎將王含以族彊顯貴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二十餘人多取其才隗劬奏文致甚苦事雖被寢王氏深忌疾之而隗之彈奏不畏彊禦皆此類也

卞壹傳壹拜右將軍加給事中尚書令王導稱疾不朝而私送車騎將軍郗鑒壹奏以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進繩並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震肅

劉毅傳毅辟司隸都官從事京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攫獸之犬蹶鼠蹈其背殺曰既能攫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後爲司隸校尉糾正臺石京師肅然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於門外奏劾保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

劉敞傳初敞父毅疾馮純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

至統位官日隆敞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爲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徒王渾主簿劉典獄辭連敞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劾自舉之與敞更相曲直渾怒使遜位就第敞乃奏渾曰謹按司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典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既典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丘亭侯劉肇便辟善柔苟於阿順請大鴻臚劄爵士諸聞敞所奏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敞正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敞勃然謂彰曰君何敢恃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衆人解釋乃止

宋書鄭鮮之傳鮮之遷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賤遂盜發密事依法臺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停着按毅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前而弗請於後闕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糺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

孔琳之傳末初二年琳之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公臨下以威儀爲整然後朝典彰明流弊必肅斯道

或替則憲綱其類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張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詰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問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敕下人一不得闕凶勢輒張有頃乃散又有群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自錄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尚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陵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己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史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爲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動動耶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謝晦傳晦初爲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人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

尉參軍

劉穆之傳穆之孫瑀爲御史中丞使氣尚人彈王僧達云廢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王弘傳弘爲尚書僕射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誠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與淫其嬖妾殺興江渙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政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闕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事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淮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喑會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候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暴之朝野執憲茂聞群司循舊國典既類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

庾炳之傳炳之遷吏部尚書領選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畱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免官

顧琛傳琛子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

拜世祖詔曰勅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實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

南齊書沈冲傳冲兄弟淡淵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爲司直晉宋未有也中丞按察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未明中彈吳興太守袁象建武中象從弟昂爲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于續父在劾曰憶軍免官禁錮冲母孔氏在東鄰家失火疑爲人所焚熱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善者

陸澄傳澄爲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驛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隆建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諮議參驛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勔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王濛憚罰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別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岳宰臣引咎謝讐而責帥之劾會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專征之大祕霸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段景

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彈段國彈范文伯左丞羊元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爲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謚彈王僧朗王雲之陶質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謚彈在今龜忽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今還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飭之貴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鑒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果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淮不糾亦免官左丞羊元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譟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元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助不糾亦免助官左丞劉駿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右衛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求結免澄澄聞庸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議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

梁書江淹傳齊少帝初淹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僚淹答曰今日之事

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朓司徒左長史王績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俊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

陸杲傳杲爲御史中丞杲性姪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汙數百萬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答高祖問之以問杲杲答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之否杲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睦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強禦

劉孝綽傳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遺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妹坐免官

伏暉傳暉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暉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暉輒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蔡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爲豫章內史暉乃出拜治書御史虞暉奏曰臣聞失忠與信

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暉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暉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暉深誹怨形於辭色與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暉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志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忘魂破胆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傲然了無異色暉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委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暉踰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極請以暉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暉卽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暉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與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紲宜明風憲肅正簡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暉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弗治暉遂得就郡

劉肅傳肅弟覽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一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

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大將行路覽墮家人陳書徐陵傳徐陵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瑱爲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叔獻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爲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章服嚴肅若不可犯爲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

宗元饒傳元饒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哀賊汙狼籍遣使就洩飲魚又于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旗求瘼實寄廉平褻帷卹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哀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刻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九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離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忱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真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哀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並驕蹇放橫元饒案奏之皆見削黜

以爲意彪乃表彈之

源懷傳懷爲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六鎮恆燕朔三州賑給貧乏兼採風俗考論殿最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時后父于勁勢傾朝野勁兄于祚與懷宿昔通婚時爲沃野鎮將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祚免官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少舊亦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由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之集乃是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爲使人檢鎮將罪狀之處尼須揮淚而已無以對之懷旣而表劾尼須其奉公不撓皆此類也

甄琛傳琛遷侍中領中尉悅眉長避不能繩糾責遊凡所劾治率多下吏於時趙修盛寵琛傾身事之琛父疑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

高道穆傳道穆爲御史中尉僕射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卽彈糾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並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

李彪傳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議乖異遂

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自謂身爲法官莫能糾劾己者遂多專恣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臣聞範圍匡人光化昇治典章理無暫失故晉文功建九合猶見抑於諸隨季氏藉政三世尚受譏於瑣瑣固知名器之重不可以妄假先王旣憲章於古陛下又經綸於今用能車服有敘禮物無墜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網繆恩眷繩直憲臺左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爲違俗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懾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并治書侍御史臣酈道元等於尚書都座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若或不知須訊部下彪答臣言事見在日實如所劾皆彪所知何須復召部下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才優學博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位宦陞達參與言燕聞彪評章古今商略人物典言於侍筵之次啓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雖復諸王之尊近侍之要至有是非多面抗折酷疾矯詐毒讐非違厲色正辭如鷹鷂之逐鳥雀懷懷然實似公清之操臣雖下才輒亦尚其梗槩欽其正直微識其褊急之性而不以爲瑕及其初登憲臺始居司直首復駟唱之儀肇正直繩之體當時識者僉以爲難而彪秉志信行不避豪勢其所彈劾應茲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臣

時見其所行信謂言行相符忠清內發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會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閣廷尉所問因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探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云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但可依此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審加情察知其威虐猶未體其採訪之由訊檢之狀商略而言酷急小罪肅禁爲大會而言之猶謂益多損少故懷寢所疑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言與行舛是己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安以身作之過深劾他人己方事人好人佞己聽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賢校其行是天

下佞暴之賊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殛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高祖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爾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高祖恕之除名而已
北史鄭義傳義爲西兗州刺史酸棗令鄭伯孫鄆城令董騰別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
北齊書文襄帝本紀魏自正光以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

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
崔暹傳暹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舉義雲盧潛宋欽

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暉鄭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爲御
史世稱其知人世宗欲假暹威勢諸公在坐令暹高
視徐步兩人擎裾而入世宗分庭對揖暹不讓席而
坐觴再行便辭退世宗曰下官薄有蔬食願公少留
暹曰適受勅在臺以檢校遂不待食而去世宗降階
送之旬日後世宗與諸公出之東山遇暹在道前驅
爲赤棒所擊世宗回馬避之暹後彈劾書令司馬子
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太師咸陽王
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罪狀極筆並免官其餘死
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曰崔暹昔事家弟爲
定州長史佐吾兄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
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並是
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貴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
不能救諸君其慎之高祖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高
祖握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
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爲國不避豪強遂使遠邇肅
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大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
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
賜退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高
祖爲擁之而授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高祖曰自頃
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
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
高祖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
旨敢以勸酒并臣所射賜物千匹乞回賜之帝曰崔
中尉爲法道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

將軍臣澄勸獎之力世宗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
餘人由是威名日盛內外莫不畏服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銓衡典

第九十七卷目錄

舉劾部紀事一

舉劾部雜錄



銓衡典第九十七卷

舉劾部紀事一

隋書柳或傳或爲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爲百寮所敬憚於時刻史多任武將類不稱職或上言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謐共治百姓須任眞才昔漢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備知情僞與二十八將拔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後無所職任伏見詔書以上柱國和平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前任趙州關於職務政由羣小賄賂公行百姓吁嗟歌謠滿道乃云老禾不早殺餘種穢良田古人有云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子弓馬武用是其所長治民蒞職非其所解至尊恩治無忘寢與如謂優老尚年自可厚賜金帛若令刺舉所損殊大臣死而後已敢不竭誠帝善之平子竟免有應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喪娶雍州長史庫狄士文之從父妹或劾之曰臣聞天地之位既分夫婦之禮斯著君親之義生焉尊卑之教攸設是以孝爲行本禮實身基自國刑家率由斯道竊以愛敬之情因心至切喪紀

之重人倫所先君明鑽燧雖改在文無變忽劾勞之痛成憊爾之親冒此苴縻命彼褊褊不義不昵春秋載其將亡無禮無儀詩人欲其遄死士文贊務神州各位通顯整齊風教四方是則棄二姓之重匹違六禮之軌儀請禁錮終身以懲風俗二人竟坐得罪元壽傳壽拜尚書左丞開府蕭摩訶妻患且死奏請遣子向江南收其家產御史見而不言壽奏劾之曰臣聞天道不言功成四序聖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義存糾察直繩莫舉憲典誰寄今月五日鑒與徒蹕親臨射苑開府儀同三司蕭摩訶幸廁朝行預觀盛禮奏稱請子世略暫往江南重收家產妻安遇患彌留有日安若長逝世略不合此行竊以人倫之義伉儷爲重資愛之道烏鳥弗虧摩訶遠念資財近忘匹好又命其子捨危懼之母爲聚斂之行一言纔發名教頓盡而兼殿內侍御史臣韓微之等親所聞見竟不彈糾若知非不舉事涉阿縱如不以爲非豈關理識謹按儀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檢校治書侍御史臣劉行本出入宮省備蒙任遇攝職憲臺時月稍久庶能整肅纓冕澄清風教而在法司虧失憲體瓶罄壘恥何所逃臣臣諺膺朝寄忝居左轄無容寢嘿謹以狀聞其行本微之等請付大理上嘉納之開府元龜郎茂煬帝時爲尚書左丞參掌選事茂尤工法理爲世所稱時工部尚書宇文愷左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窠茂奏劾之曰臣聞貴賤殊禮仕農異業所以人知局分家識廉恥宇文愷位望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臣趨侍階庭朝夕聞道虞芮之

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寮示民軌物若不糾繩將虧禮教愷與仲文竟坐得罪唐杜正倫爲治書侍御史時張瑾爲冠軍將軍太宗以瑾先朝者舊每謁見輒賜座於廊下以禮之正倫劾瑾年在懸車而安寵懷祿由是始歸於家唐書岑文本傳貞觀元年除祕書郎兼直中書省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薦於帝擢中書舍人狄仁傑傳仁傑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劉仁軌傳仁軌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仁軌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後既執政薦爲司元大夫權萬紀傳萬紀爲治書侍御史尚書右僕射房元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萬紀劾其不平太宗按狀珪不伏魏徵奏言房元齡等皆大臣所考有私萬紀在考堂無訂正今而彈發非誠心爲國者帝乃置之然以爲不阿貴近由是辨禮大唐新語文德皇后崩未除喪許敬宗以言笑獲譏及太宗梓宮在前殿又垂臂過侍御史閻元正彈之曰敬宗往居先后喪已坐言笑黜今對大行梓宮又垂臂無禮敬宗懼獲罪高宗寢其奏事雖不行時人重其剛正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爲同州刺史遂良復職黜仁約爲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對曰僕守狂鄙之

性假以雄權而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自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後為左丞奏曰陛下為官擇人非其人則闕今不惜美錦令臣製之此陛下知臣之深矣亦欲臣盡命之秋振舉綱目朝廷肅然

開府元龜楊德裔為司憲大夫龍朔二年鐵勒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右武衛大將軍薛仁貴等破鐵勒之衆於天山時仁貴娶所部為妾并交財賂及至京師德裔奏劾之曰臣聞師出以律煥乎青史殺降不祥紀諸彝訓是以分閫作將杖鉞專征苟或乖違明法斯在謹按鐵勒道大總管右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等猥以非才謬荷拔擢或各參列位或職典禁戎屬北寇孤恩皇威遠振深得擁旄瀚海問罪天山理應虔奉廟算恭行天罰而偏心無謀短懷復諫不肅將帥靡愛戎士無心體國有意徇私鐵勒思結友臘等雖鹿走趨險蓋緣懼死鳥窮思入虛懷可張仁泰等情冀動庸志希貨賄不問存慰必真誅夷乃肆凶殘恣行殺戮向若大軍初到明喻天旨撫納前降招來後伏則鐵勒反善不日斯平仁泰素關遠圖莫曉機事師徒無紀軍令不明遂使稽顙屈膝者先被塗原之誅懼死懷生者因成絕漠之計鐵勒逃散猶未梟懸屢擾干戈實由於此加以沙塞綿邈風霜嚴凝不量士馬疲痾不計糧食多少乃令班師凍餒征夫殞斃露齒委積剝剔縱橫暴骨交衢下實泉壤可悼成規不守乃明典刑所誅況且士卒殲亡戈甲拋棄彌山遍野並資寇敵自聖明削平天下廓清萬縣東征西怨後舞前歌未有如仁泰所行損

威挫銳之甚又仁貴勳兵遠征不捷貪殘有素平允乖方既曰監臨豈宜交涉存沒枉濫從此而生娶妾雖作逗留准法便須離正雖或事有從赦然而敗累過多縱於所得不補所喪豈可並迭誣罔不真準繩撫悼存亡理宜懲肅其仁泰等及諸軍故殺降人饑殺兵士並軍中罪大失應須勘當及改正者並付法推科以申典憲仁泰等以功贖罪竟原之

紀履忠為監察御史劾奏御史中丞來俊臣犯狀有五一專擅國權二謀害忠善三賊賄貪濁四失儀悖禮五淫昏狠戾論茲五罪合至萬誅請下獄理罪李商隱為監察御史與李懷讓同奏吏部侍郎崔湜鄭愔有所挾附賊汚狼籍請監察御史裴濯按其時安樂公主用事諷濯寬之濯遂對仗重彈奏愔湜竟從貶削

唐書蕭至忠傳神龍初至忠為御史中丞始至忠為御史而李承嘉為大夫嘗讓諸御史曰彈事有不咨大夫可乎衆不敢對至忠獨曰故事臺無長官御史天子耳目也其所請奏當專達若大夫許而後論即劾大夫者又誰曰哉承嘉慙至是承嘉為戶部尚書至忠劾祝欽明竇希珍與承嘉等罪百寮震悚張柬之傳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荆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為靈武軍使

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

王義方傳義方權侍御史不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縊死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與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諫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稀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羌落罪無逃罰兄輩較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自主出而下移使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具法范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安義府役依恨義方以孤士獨宰相貶萊州司戶參軍

宗楚客傳楚客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韋后安樂公主親賴之典紀處訥為黨世號宗紀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路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思邊監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處訥專威福有無君心納境外交為國取怨楚客弟晉卿專徇賊私驕恣跋扈並請收付獄三司推鞠故事大臣為御史對仗彈劾必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厲色大言性忠便為琬誣詆中宗不能窮也詔琬與楚客處訥約兄弟兩解之故世謂帝為和事天子

大唐新語宗楚客兄秦客潛勸則天革命累遷內史後以賊罪流于嶺南而死楚客無他材能附會武三思神龍中爲中書舍人時西突厥阿史那忠節不和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於內地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納忠節厚賂請發兵以討西突厥不納元振之奏突厥大怒舉兵入寇甚爲邊患監察御史崔琬劾奏楚客等曰聞四牡項領良御不乘二心事君明罰無捨謹按宗楚客紀處訥等性唯險詭志越幹壑幸以遭遇聖主累忝殊榮承愷悌之恩居弼諧之地不能刻意砥操憂國如家微効涓塵以裨川岳遂乃端作威福敢樹朋黨有無君之心闕大臣之節潛通賄賂納賄賂貴公引頑凶受賂無限醜聞充斥穢蹟昭彰且境外交通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私取怨外國論之者取禍以結古語之者避罪而鉗口晉卿昔居榮職素關忠誠屢以嚴刑皆由贖貨今又叨忝頻沐殊恩厚祿重權當朝莫比曾無悔改乃徇賊私此而容之孰云其可臣謬忝公直義在觸邪請除巨蠹以答天造中宗不從遽令與琬和解俄而韋氏敗楚客等咸誅

宗楚客與弟晉卿及紀處訥等恃權勢朝野岳牧除拜多出其門百寮惕懼莫敢言者監察御史崔琬不平之乃具法冠陳其罪狀請收案問中宗不許明日又進密狀乃降敕曰卿列霜簡忠在觸邪遂能不懼權豪便有彈射眷言稱職深領乃誠然楚客等大臣須存禮度朕識卿姓名知卿硬直但守至公勿有迴避自此朝廷相謂曰仁者必有勇其崔公之謂歟累遷刑部郎中

薛懷義承寵遇則天俾之改姓云是駙馬薛紹再從叔或俗人號爲薛師猖狂恃勢多度膂力者爲僧潛圖不軌殿中侍御史周矩奏請按之則天曰不可矩固請則天曰卿去矣朕即遣來矩至臺薛師亦至踏塔下馬但坦腹于牀將按之薛師躍馬而去遽以聞則天則天曰此道人患風不須苦問所度僧任卿窮按其事諸僧流遠惡州矩後竟爲薛師之所構下獄死

桓彥範等既匡復帝室勳烈冠古武三思害其公忠將誣以不軌誅之大理丞李朝隱請問明狀卿裴譚附會三思異朝隱判竟坐誅譚遷刑部尚書侍御史李祥彈之曰異李朝隱一判破桓敬等五家附會三思狀驗斯在天下聞者莫不寒心刑部尚書從此而得略無迴避朝廷壯之

則天朝契丹寇河北武懿宗將兵討之畏懦不進北賊退敗後乃奏滄瀛等州誣誤者數百左拾遺王求禮廷折之曰素無良吏教習城池又不完固遇賊畏懼苟從之以求生豈其素有背叛之心耶懿宗擁兵數萬聞賊輒退走失城邑罪當誅戮今乃移禍草澤誣誤之人以自解豈爲臣之道請斬懿宗以謝河北百姓懿宗惶懼諸誣誤者悉免

中宗朝鄭普思承恩寵而潛圖不軌蘇瓊奏請按之以司直范獻忠爲判官瓊奏收普思普思妻得幸于韋庶人持勅于御前對中宗屢抑瓊而理普思應對頗不中獻忠歷階而進曰臣請先斬蘇瓊中宗問其故對曰蘇瓊國之大臣荷榮貴久矣不能先斬逆賊而後聞今使其眩惑天聽搖動刑柄而普思反狀昭

露陛下爲其申理此其反者不死今聖躬萬福豈有天耶臣請死終不能事普思獄乃定朝廷咸壯之唐書來瓊傳瓊略知書尚名節然有大志天寶初從四鎮任劇職累遷殿中侍御史伊西北廷行軍司馬詔舉智謀果決才堪統衆者拾遺張錡薦瓊能斷大事有禦侮才擢潁川太守充招討使會母喪免以孝聞安祿山反張瑄薦之與塊次拜汝南太守

冊府元龜郭震元宗初爲殿中侍御史劾刑部尚書趙彥昭太子賓客韋嗣立青州刺史韋安石曰彥昭以女巫趙五娘左道亂常託爲諸姑潛相影援既因提挈遂踐台階或驅車造門著婦人之服或攜妻就謁申猶子之情同惡相濟至於此又張易之兄弟勢傾朝野嗣立此際結爲舅甥神龍之初已合誅死天網疎漏腰領誤全與安石託附阿韋編諸屬籍中宗晏駕削大皇輔政之制定阿韋臨朝之策此時朝野危懼人神怨憤臣忝司清憲敢不糾彈彥昭等並請准法處分於是並貶官

倪若水爲左臺侍御史先中宗朝國子祭酒祝欽明司業郭山憚上言南郊皇后合助祭建義以皇后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詔沒陵陽渠匿詔不行時若水著冠於紫宸殿彈之唐紹將欽緒與之固爭乃止元宗踐祚若水劾奏欽明山憚曰欽明等本是腐儒素無操行崇班列爵實爲叨忝而涓塵莫効詔佞爲心遂使曲臺之禮圓丘之制百王故事一朝墜失所謂亂常改作希旨病人人之才遂至於此今聖朝馭歷良臣入用惟茲小人猶在朝列臣請並依黜削以肅周行於是左授欽明饒州刺史山憚沂州刺

史

李傑爲御史大夫開元二年京兆尹崔日知貪暴犯法傑糾劾之反爲日知所構侍御史楊瑒奏曰糾彈之司若遭恐脅以成姦人之謀御史臺固可廢却上以其言切直令傑依舊視事貶日知爲勸縣丞李勉至德初爲監察御史屬朝廷右武勳臣侍寵多不知禮法大將管崇嗣於靈武行在朝堂背關而坐言笑自若勉劾之拘於有司肅宗特原之而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李夷簡爲御史中丞元和四年奏京兆尹楊憑前爲江西觀察使贓罪及他不法事勅付御史臺刑部尚書李鄴大理卿趙昌同鞠問貶憑賀州臨賀縣尉又追捕憑前江西判官監察御史楊瑒繫在臺命大理少卿胡珣左司員外胡證侍御史韋凱同推初憑歸朝參修第於永寧里廣畜妓妾於末業里夷簡乘衆議舉劾前事帝卽位以法制臨下夷簡首舉憑罪故時議以爲宜然繩之太過物論又議其深切矣

溫造爲侍御史長慶四年李祐自夏州入拜大金吾進馬一百五十匹造正衙彈奏祐退股戰流汗私謂人曰吾夜偷蔡州城擒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溫御史吁可畏哉

蕭徹爲侍御史寶曆元年四月京兆尹崔元略誤用詔條徵畿內放錢萬七千貫徹於閣內彈奏詔命刑部郎中趙元亮大理正元從質侍御史溫造鞠其事不謬元略削兼御史大夫

唐書狄兼謨傳兼謨選御史中丞帝曰御史臺朝廷綱紀一臺正則朝廷正朝廷正則天下治畏忌顧望

則職業廢矣卿梁公後當詞家聲不可不慎兼謨頓首謝江西觀察使吳士矩加給其軍擅用上供錢數十萬兼謨劾奏觀察使爲陛下守土宣國詔條知臨戎實士州有定數而與奪由己貽弊一方爲諸道觖望請付有司治罪士矩由是貶蔡州別駕

溫造傳造爲御史中丞太和二年內昭德寺火延禁中野狐落野狐落者宮人所居也死者數百人是日宰相兩省官京兆尹中尉樞密皆集日華門督神策兵救火所及獨御史府不至造自劾曰臺繫賊恐人緣以構姦申警備乃得入臣請入三十直崔蠡姚合二十直自贖宰相劾造不待罪於朝而自許輕比不可聽有詔皆奪一月俸

舊唐書李晟傳晟子聽爲義成軍節度使太和二年魏博行營帥史憲誠欲入觀謁其府庫魏人怨之殺憲誠衙軍立其大將何進滔詔聽兼領魏博節度使將兵北渡魏人不納聽乘城拒守乃屯兵館陶魏人連襲聽不爲備其軍大敗無復部伍晝夜奔走僅而獲免喪師過半輜重兵仗並皆委棄御史中丞溫造殿中侍御史崔蠡彈之曰臣聞賞罰不立無以示天下是非一貫莫能建大中竊見義成軍節度使李聽

昨者資其承藉委以統戎俾代憲誠付之雄鎮總二萬虎貔之旅位極寵榮兼兩藩節制之權心無報効况陛下授以神算假以天威入魏之期尅日先定而聽擁旄觀望按甲遷延熒惑人心逗撓軍政遂使憲誠陷于屠戮亂衆肆其奸兇失六郡于垂成固危巢于已覆委貝州而不守燒劫無遺望淺口而疾驅狼狽就道自圖苟免不吝苞羞蔑棄朝章有同兒戲魏

州之亂職聽之由論其負恩萬死猶幸伏以封常清河南失律斬於關門高霞寓唐鄧破傷投諸遐裔渾鵠節制易定將戰而兵力不支袁滋逗留西川欲進而兇渠尚在或親當矢石或躬履艱危勢屈賊鋒竟申朝典未曾貸法必震皇威今李聽罪惡風聞中外憤惋比之常清等輩萬萬過之若陛下猶示含弘不實極法臣等恐憲章墜地天下寒心伏請付法上不之罪罷兵柄爲太子少師

開府元龜崔沂梁開平中爲御史司憲金吾街使寇彥卿入朝過天津橋市民梁觀者不時迴避前道伍伯梓之投石欄以致斃彥卿自首於梁太祖命通事舍人趙可封宣諭令出私財與死者之家以贖其罪沂奏劾曰彥卿位是人臣無專殺之理况天津橋御路之要正對端門車駕出入之途非街使振怒之所梁觀不時迴避其過止於鞭笞梓首投軀深乖明憲請論之以法太祖惜彥卿令沂以過失論沂引關競律以怙勢力爲罪首下手者減一等又關毆條不關故毆傷人者加傷人者一等沂表入責授彥卿游擊將軍左衛中郎將沂剛正守法人士多之

遼吏烏不呂傳不呂嘗與父直不相能因曰爾奴才何所知父直訟于北院樞密使韓德讓德讓怒問曰爾安得此奴耶烏不呂對曰三父異籍時亦易得德讓笑而釋之後從蕭恆德伐蒲盧毛采部以功爲東路統軍都監及德讓爲大丞相薦其材可任統軍使太后曰烏不呂嘗不遜於卿何善而薦德讓奏曰臣忝相位於臣猶不屈况於其餘以此知可用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蕃太后從之